月洲遺稿

巖垣六藏著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1
1

文庫11
A 1121
1

巖垣六藏著

月洲遺稿

西京巖垣氏藏梓

柳田泉文庫

010190525690

月洲遺稿序

三樂

言志之謂詩。達意之謂文。詩文之道不外此。而昧者不察。規規焉。拘拘焉。依倣前人。覺立宗派。不知卿雲南風。与

變秀采叢異趣。十五國風。
不同於二雅三頌。益簡而篤
厥。莊奇而韓峭。馬遷以敘
事勝。賈誼以策論勝。相如
子雲以詞賦勝。自夫蔡崔曹
劉頴謝徐庾以迄李杜韓柳
歐蘇范陸一代自有一代之
風。一家自有一家之調。猶
春禽秋虫。天機所發。各自
成音。亦何常聲之有。西京

學習院前教授巖垣先生。
洽覽多才。晚喪明。喜作詩文。
先生既沒。門人相議。刻遺稿
三冊。問序於余。余不識先生。
然今讀此編。用筆縱橫。結

云其所欲言。擬以古人。豈
張藉之流亞也歟。蓋近世
京人。文曰山暑。詩曰星岩。萬
口一詞。推為宗師。乃先生
居同其地。生同其時。而非

特不尸祝二子。即偁二子所
尸祝唐宋元明諸大家。亡不
肯屑〻乎守其拙矱。要唯
言志達意而已矣。抑嘗聞之。
善相馬者。求其良於牝牡

驪黃之外。詩文伊獨不然。余
偷名藝苑。而所謂心盲。不辨
皂白。姑書所見。以質諸具眼
者。先生名龜。字六藏。號月
洲。本姓岡田。後冒巖垣氏。

明治十年八月中浣

甕江川田剛撰

迂堂巖谷修寫

舛訛固也。凡此等詩文。併全篇刪去。即闕疑之意。非敢妄選擇也。

一稿本於文不別為序次。令依類編次。如詩雖逐年紀立次第。然天保十年以後失支干。令無所考。姑仍其舊。固不免有前後倒錯之失也。

一先生晚年之詩。間有慷慨過激與平生好尚相背馳者。蓋時勢之所使然。令存之。使觀者知先生憂世之志。有不可掩者。

一此編彫刻之費。出於藤波髙辻二公及從遊諸君之醵金。則其定體裁分序次等之事。亦當一一商議而吾輩公餘從事。無暇質問。故敢行專裁。僭妄之罪。固在所不免矣。

明治十年一月

門人　山田親良
　　杉浦正臣　識
　　宮本氏壽

平安　巖垣龜六藏著　門人　山田親良　杉浦正臣　校
宮本氏壽

秦皇論

論者皆謂秦皇之失有十四焉。壞井田也。滅諸侯也。無
皇帝之號也。用五德之運也。廢謚法也。營阿房也。廢封
建爲郡縣也。築長城事夷狄也。燒書也。坑儒也。求仙也。
封禪也。貪權自視文書也。嚴刑罪及三族也。此其所以

失民心而速亡也。余按史未必如論者之言。蓋漢非動以秦爲鑒。其勢不得不甚其惡也。後儒從而和之。遂不察其誣。使新學小生不復徵史。惟後儒之言是信是據。所謂一犬吠虛。万犬吠聲也。吾恐古人含冤而令人傳訛。故據史爲案。以斷十四罪。而條列之。（別見）凡始皇所創。俊偉勇決。無非大豪傑之舉。後世人主。不能彷彿其萬一。惟求仙一事。真屬兒戲。其他十三事。未足以爲亡徵也。然則亡秦者誰。二世胡亥也。誤使胡亥承文武之後。則管蔡之亂。周必亡矣。使承惠文之後。則吳楚之反。漢必亡矣。彼固晉惠一輩人。安往而不亡國乎。始皇而在。則陳勝之徒。不敢取叛也。扶蘇而嗣位。則民不忍叛。即叛亦遣偏師討平之。豈一再傳而遽亡天下乎。或疑余黨於秦皇。余非敢黨於秦皇者。但專信史記。而不信後儒。自謂黨於太史公者也。

井田之制。先廢于中國。後壞于秦也。如魯宣公稅畝。鄭子產侵其井田。皆在商鞅以前二百年矣。孟子出鄒。游於齊梁宋滕。而語及井田。遠徵古詩。則知其廢已久。不得親見也。獨秦存之至孝公時始廢之。蓋倣中國也。

諸侯古有萬國。歷夏殷漸減。見于王制者。千七百七十

三國至春秋十二國外存者無幾戰國則六七耳可見強無弱大吞小不獨秦皇也武王伐殷滅國五十以秦比之殆十之一耳蓋倣三代也

宋儒謂古之聖人應時稱帝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此言誠然如始皇稱皇帝亦應時改號耳戰國有七王王字列國竊用不見一統之義故改舊號以新天下耳目豈非應時哉

五運之說迂甚然古來相傳未必鄒衍妄創也大抵三代以上俗習多迂後人以其迂疑之過矣始皇用五運蓋倣古聖也

謚法周制之失也夏殷無之試觀周代自非亡國之王皆加美謚誠以臣子不忍揚君父之惡也在周尚然況後世乎既無勸戒何取乎謚秦廢之改前失也

封建柳子厚藉東坡有論皆以郡縣爲便秦廢之改前失也

長城燕代近胡之地原有之秦皇補之耳明儒云後世因其已成之勢而加修補以界華夷今之西北諸邊若無長城豈能一日守哉可見長城之利萬世賴之周無長城故狄人長驅入鄠鄙周因以滅此秦之所以修長城而鋤虜庭也

燒書。惟燒在民間者。其在秘府。固儼存焉。博士七十人掌之。未嘗廢也。詔云。欲有學以吏為師。可見惟禁私講。未嘗禁國學也。周末虛文之弊。至此一洗。未必非燒書之功也。本朝武門之政。禁民間演兵。而申令士大夫講武。適與此同。豈得謂廢武乎。

坑儒。先儒辨其方士非儒生。然公子扶蘇言諸生誦法孔子。則是儒生。非獨方士也。但始皇罪妖言者。不問其儒生與方士。故所坑四百餘人。皆犯禁者。其不犯者仍在咸陽。而不與焉。且天下文學之士多矣。豈止四百人耶。抑養博士七十人以俸祿。此豈惡儒之君哉。亦猶漢

末黨錮三百人坐誹謗。其不坐者何限焉。

求仙者。秦皇以前有燕昭。秦皇之後有漢武。二君皆英主。猶為方士所蠱惑。亦坐聖學不明也。但求仙之害。此之佞佛。則萬分之一耳。求仙終身無驗。則止。不至蔓衍遺害天下。故方士之盛。不過數十人。而佞佛者累世不止。遂至舉天下奉之。養僧之費。倍於養兵。寺院之多。殆此工商。其蠹國惑民何如哉。豈亦以聖學不明耶。後儒在此佛國中。而議秦皇之求仙。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也。嗚呼。使俊偉勇決。如秦皇者。臨今日天下。豈因循束手。坐視蠹國之害乎。

封禪無甚得失但恐濫費耳光武太宗漢唐之賢君也而猶不免焉況秦以前未有議其非者始皇之過不亦宜乎

自視文書是勤政任力處盧生乃謗之謂貪權如此無清閑可以學仙其意蓋欲如宋徽明武廢萬機居齋宮耳真可笑夫能知人則可任人不能知人則莫如任力巫馬期之所以戴星治單父也既不知人又不能任力不得已而任人六國愚主之所以失權受劫也始皇蓋鑒此

誅三族蓋軍法也非所以治國秦定天下當除之而不除至後世遂用以為常刑然未必失民心其不關國祚長短可見

武王克殷營朝宮于洛無怪乎秦皇平六國營朝宮于阿房也但惟其規摸狹小耳前殿之大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料其全倫當倍之亦不過我邦大藩一都城耳

佛論

五倫之道猶五飯之無足嗜好亦不能惡之而佛法猶酒好之者至甘心喪家惡之者視如仇敵故好酒者不能廢五飯奉佛者亦不能外五倫也酒之流弊先王逆

知之矣。故嚴其禮節。其飲用之祭祀宴饗。不敢禁絶。蓋所以順人情欲。佛之遺毒。後王亦鑒之矣。故嚴其統轄。定其品階。借之察左道。裨吏治。不敢放廢。亦不欲佛入情也。將講令日處佛之方。須知先王節酒之意。按享保戶籍。寺額四十萬零六千百三十區。以一寺二僧概之。殆百萬人。不織而衣。不耕而食。是國家舉六十州。以奉食客百萬人也。如之何國不窮而民不盜乎。夫食客多少。當稱家產大小。漢土邦域十倍我。而寺院之多。不過四萬。比我僅十分一。猶有議其蠹國者。我邦寺院十倍彼。而疆土之小。不過八道。比彼十分一。猶有爲之創寺者。以八口之家。而有食客數口。收十石之粟。而釀酒醴數石。可謂無節量矣。故處佛之方。莫如節之。汰僧尼破戒者。沒入寺院。分其廢地。付其邑民。墾田十年。而後征稅。其佛及器。還付本山。其僧頑劣者歸俗。才俊者擢吏。舊廢之寺。亦照此例。不許再興。但慮本山必有徵舊章格新法者。此當温諭。不可武斷。恐佛人情激變生事。宜諭以近來僧徒羶行成風。令設新法。將以護佛法也。汝其撿察末寺。掃穢洗污。精選名德。舉為住持。布令之後。三年將奉新法從事。苟破戒者。不問真贋。一切沒入。預諭如此。則不駭物聽。而寺額可減過半矣。其檀那宜

併數寺所轄。附之一寺。使主僧多得襯金。而從寺大小。征其地稅。使里正掌之。節量有法。食客自減。庶乎民力舒。而國用辦矣。沙汰數行。僧徒持戒。方可察左道。以裨吏治焉。且夫佛之設戒也。煩苛而其道苦空。有人情所不堪者。乃其徒之蕃。何以至百萬。豈非上下共窮。爲寒所驅。而歸此途耶。否則願紫衣篤輿之榮也。今民力既舒。足以仰事俯育。誰肯捨身歸佛乎。國用既辦。可以奉宗室貴戚。何必髡首斷亂乎。戒律既嚴。不利掌寺僧稅。既重。不異在俗。雖有紫衣篤輿之榮。而不償煩苛苦空之勤。則還俗之勢成。而歸佛之念薄矣。譬之飲酒之禮。御史在前。執法在傍。賓主百拜。終日飲而不得醉。則不若喫飯之無苛法也。韓子闢佛之論非不正。而恐佛人情難行。於當世。歐公探本之意非不美。而欲變風俗。無救于急務。故余推節酒之意。以立處佛之說。

秦檜論

天下之事。有狥公義而背私情者。有狥私情而背公義者。有唱公義而挾私情者。狥公則君子。狥私則小人。唱義挾私。則僞君子。君子小人黑白分明。惟僞君子之所行。而人或惑焉。秦檜之從二帝北行也。節義凜然。爲君子之所難行。及其南歸也。一味講和。爲小人之所不敢

爲忽而君子忽而小人如兩截人何耶彼其始以爲宋亡矣屈膝乞降恐爲金人所薄不得美官不若守節以爲仕宦捷徑及其不得志陰結撻辣而南奔如不肯屈膝者胡安國張浚輩力薦之重其節義也嗚呼僞君子之可畏雖一時名賢亦爲其所欺如此但檜既以君子自居矣乃置君父之仇而與之講和何也自後人論之檜誠小人也然在當時蓋有一番議論曰宋金之不敵明矣弱固不可敵强小固不可敵大今驅不教民戰之適足以速亡不如講和以安民古之人有行之者湯武是也苟可安民則放伐其君而不疑此天下之大權也

況以弱小事强大所謂畏天者未必失大義乎此說一出而自士大夫至萬民無不爲惑檜察其機悍然任以講和未嘗不以君子自居也天下方苦兵革一旦得目前之安人人相慶亦未嘗不以君子待之也其不悅檜者惟武夫已豈武夫獨狥公義而文官皆懷私情乎武夫戰則高官大祿可以僥倖和則手失兵權身投閒地故不欲和也若使之世其祿於無事之日亦得錦衣玉食則必幸和議之成而附和之矣誰願負干戈冒矢石乎可見其唱恢復者亦挾私情與講和者相去一間耳當是時天下人情之所趨合塑成一秦檜也故有檜

亦和。無擔亦和。和豈獨出擔意哉。勢不得已也。然則用擔者。亦無罪耶。曰。高宗忘父兄之仇。未一戰。已稱臣乞降。全無心肝者。寧足掛齒牙乎。大抵當事之未至與既往。人人分明以君子自待。及禍亂初身。而不爲僞君子。則爲真小人矣。擔誠小人也。然後人惟能口誅之。而不免身倣之。要之坐士氣孱弱。國勢委靡耳。故余不深罪擔也。抑宋朝將士。幸不世祿。使高宗少有人心。知公義激厲武夫。以鼓勇立功。則天下之事。猶可爲也。而擔亦將唱恢復之議。而忝謀軍事矣。

竹林七賢論

東漢風俗尚名節。及三國之亂。而稍衰。魏晋之際。則滿朝失節之人矣。於是籍口老莊。蔑禮法。貴玄同。以掩失節之醜。如竹林七賢是也。或謂魏晋之際多嫌疑動觸禍機。七子沉酣玄同。要以保身。是遭遇之不幸。未可深責也。余以爲不然。賢者之大節在出處。國無道則隱。獨善其身。有道則仕。兼濟天下。苟欲避禍保身。何不高蹈山林。晦跡韜聲。而浮沈干嫌疑之朝乎。欲行道濟世。何不危行讜論。匡其君仁其民。而沈酣玄同取容乎。七子必居一於是。或云。七子老莊之徒也。以鄒魯家法律之。刺矣。曰然。吾請以老莊家法議之。老子棄官。莊叟辭聘。

道德五千言。南華二十篇。所說者何事。無非貴恬退樂貧賤也。七子學主老莊。而或貪官戀祿。或招禍殺身。是果何道。豈非老莊之罪人。而孔子所謂鄙夫耶。當時乃稱此輩爲賢人。時風可徵。此晉之所以亡也。抑方今時非革命。道宗孔氏。而學士大夫沈酣玄同。與時浮沈。此又七子之罪人耳。此風漸長幾不相胥爲晉代之賢人乎。此當路者之所當深憂也。余故探本推源。以歸罪於七子云。

殷高宗論

以夢舉賢。古今無此選法。夫據恍惚之所見。寫彷彿之形。舉姓名未通之人。而任以天下之事。使代終綸之言。儌倖其賢于萬一。若其人不賢。則如天下何。如終綸何。蓋億兆之民。有同其狽。而異其德者。豈可按圖求駿乎。此庸主之所不爲。而謂賢君爲之乎。高宗賢君也。舊學于甘盤。既遯于荒野。自河徂亳。其所至必有布衣之交。陰求遺逸。深知傅說之德。足表百官。寸可記天下。而友之蓋非一日矣。故及即位。一旦舉而相之。猶光武之於故人嚴光也。以其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家世。不由勳業。不由資序。故托夢假天。以釋群臣百姓之疑。亦因商人尚鬼之俗也。不然高宗之得賢相。不在知人之明。

而在信夢之確信夢特一愚夫耳彼隱逸之賢豈應徵夢之求而至哉

送澤田春松序

士之志干學將以適於世用也讀書之方須從高處著眼低處下手高處著眼者趣向要大而不迂闊低處下手者規摸要小而不空疎嘗見孔門之徒趣向在道德澤民而規摸不過百里之治或仕諸侯或仕大夫此非著眼高而下手低乎當時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插手處故諸子不擇地而為之封建世界自當如此秦漢以後學者身在草莽而縱論天下事自期以宰輔而不屑百里之任郡縣世界自當如此其規摸大小雖異而適於世用一也獨恠我邦書生好誦貫董陸蘇等論策開口便曰天下天下此居封建之世而論郡縣之治也所論非所行所行非所論是以其仕侯國及大夫者規摸空疎不切時務而趣向卑卑甘受掌故督學之職自以爲得所矣世人見其不適用以僧道例視之豈非著眼不高下手不低之過乎試觀子路冉有之言志一則使民有勇且知方一則使足民此皆識時務而澤斯民其規摸全從學問中練磨來夫居至危之地處極難之事乃欲以一身擔當而三年了之何等氣魄何等抱負今

人讀書寧有此手段乎。徒談龍肉。不如喫猪肉。能從高處著眼。低處下手者。而後可以仕侯國。可以仕大夫。無往不適用。無往不適用。斯爲不負聖學矣。加賀澤田春松從余遊兩年。謹勅篤學之士也。及其歸鄉。不忍無言而別。故舉讀書之方。以爲仕進之資。

送玉井千里序

余嘗觀天下之事。一法立。斯一弊生。一弊生。斯一法立。何則法弊之極。百事窒礙不可度一日。於是自然於弊法中。討一方便以濟之。名存古法。而實出活法也。國家之制。仕者世祿。是以君臣有義。上下安分。以成風俗之美。然其弊也。祿大者官高。秩小者職卑。既世其祿。遂家其官。此必至之勢也。高官大祿之家。非崇飲漁色。踢毬鬪茶。則馳馬試劒。率黃臂蒼。其於政教吏事。漠然如不相關乎。居無事之日。奉行故事。猶不能親之。況於天灾人事之變乎。每百僚會議。祿大者。茲然束手。不能畫一策。秩小者。畏縮不敢發一語。盈庭結舌。相視如木偶。退倩人代擬。然後奏對。大率公則委之卿。卿則委之諸寮。諸寮則委之胥吏。胥吏而天下之機務決矣。蓋紈袴子無賢豪。刀筆吏有才幹。故使之代擬。而擇用之。此近世之活法。亦必至之勢也。然胥吏輩。惟知奉行故事。其應

寢之才者有幾人。亦不過倩他人與之密謀。以副一時之急耳。其不誤國事者幸矣。夫胥吏雖賤。亦朝庭之命官也。猶可承代擬之任。至使天下大政。不出于何人之手。失國體甚矣。余謂賢公卿不可多得。得見賢胥吏斯可矣。夫位卑而任重。祿薄而事劇。爲今之胥吏者亦難矣。非有先事後獲濟世澤民之志者。不能稱此職也。胥吏而賢。不辱代擬。不誤國事。其功勞與賢公卿等。特其身未賚耳。國體猶存焉。玉井千里少好學。下惟授徒于輦下。寧樂奉行戶田侯聞而辟之。試吏曹。千里欣然就之。來辭曰。冷曷可以了舊業矣。敢請贈言。余歎曰。有是哉吾子之好學也。抑不見孔門諸子乎。學大道而甘爲邑宰。爲家臣者。以下世官之時。無他途可進也。今戶田侯之辟豈徒哉。必將署要職。使當代擬之任。寧容久守冷曷乎。吾子能先事後獲濟世澤民。斯見好學之實矣。先賢不辭牛刀割雞。況寧樂所轄之大。非一邑宰一家臣之比乎。或遭災變。盤根錯節之難。亦足以見利器矣。夫一官縛身。未足榮辱吾子。然余竊爲縣官賀得人。是以舉法弊之說以語之。嗚呼天下之事。無處無弊。顧通濟之方何如耳。吾子勉之。

送松本生隸外國奉行使華旗國序

江戶開府之初。威德溢海外。外夷入貢者。十有八國。其尤遠者。爲葛兒發兒尼亞屬北亞墨利加。東照公在駿府。召觀其狀。我商賈如末次氏角倉氏等。航海貿易。其尤遠者。至呂宋印度云。爾後以禁邪教也。一切謝絕外夷。嚴禁航海。鎖國二百年。至弘化嘉永間。諸夷屢請入貢。華旗入請尤力。遂許之。華旗亦屬北亞墨利加。在地球下面。經大東洋二千里。抵葛兒發兒。又陸行數月。乃抵華旗云。安政巳未。幕府遣外國奉行使華旗。先是亏隊松本三之丞。遊昌平黌。擢爲舍長。賜俸。尋爲支配定役加俸。至是隸外國奉行。將航海也。百里走書徵贈言。

余洛下一布衣也。山海懸隔。無緣面別。以故使者之往衙何命。生之行色爲何狀。皆不得而知也。夫復奚言。但有舉古人論之耳。趙毛遂從平原君使楚。以一言定從約。平原君稱之曰。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唐憲宗時。田紇求婚。遣使者諭之。緩其期。以殷侑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自大學博士舉以爲貳。其臨行也。絕無悶悶可憐之色。韓文公稱之爲知輕重大丈夫。以生之才學爲殷侑則有餘。爲毛遂則未可知也。何以言之。往年生寄書曰。大丈夫當爲國家出死力立功名。寧碌碌伍書蠹而老死牖下乎。不得抵役絕域。則爲吏于蝦夷矣。其慷慨如此。

今奉命航海。方是揚揚得意之秋也。無惘惘可憐之色。又何足言。且大東洋日夜怒濤浴日。狂瀾拍天。鼇抃鰍舞。針路一差。毫釐千里。其爲危險。非回紇接壤之比也。而生以比隣視之。其知輕重也審矣。但官爲隷屬。職掌有分。即有頴脫之才。不得居囊中。則欲爲毛遂不可得。故成功與否。未可懸定也。然士之所自期者。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豈必問職掌高卑乎。要當宣威海外。使皇國重於九鼎大呂。此爲國家所望于生也。嗚呼此行也。半周地球。過極東之葛兒發兒。而更東至于海賈未嘗到之地。真屬古今未曾有。何其壯也。生以一書生。推擇爲吏。亦何其榮也。顧余老矣。所謂碌碌伍書蠹者。窃願記其風土。歸示。必有異聞足以補職方紀者。此又爲私計。所望於生也。

因藩安達翁六十壽序

近世壽卷之盛。大率汎乞而漫應之。不問知與不知也。夫面且不識。情於何有。而是頌是祝。不殆於貢諛乎。浮薄之風可醜也。是以余除親知外。一切峻拒。去冬。因藩安達生。寄書請其家翁六十壽言。生自少遊四方。嘗入余門。而翁則未相聞名。疑在峻拒之例。未之報也。今秋書再來。乞益力。乃報曰。家有孝子順孫。可稱膝下偎丹。

何也。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孔子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蓋人情居順境則和暢。處逆境則困屈。神和者壽。氣屈者夭。此養生之常理也。王心齋事親以禮。其父守庵年近百歲。嘗言吾有子克孝。得延歲月。有子如此。謂之膝下儇丹。不亦宜哉。吾聞翁為人忠直。嘗以言事忤執政奪職。及令侯立。以吏才選為市尹。夫朝榮夕辱。忽欣忽戚。此官途之常。而庸人之所動心也。如翁則不然。當冤屈之日。家居數年。竟不以抑鬱夭天年。而優遊壽域。其不以榮辱為欣戚明矣。然欲以孤忠報新君之知。以直道仕屯難之時。事事掣肘。步步荊棘。未免仰屋長嘆也。此家居則神和。在官則氣屈。正與庸人順逆相反。而其害於養生一也。生既倦遊。館乎先生長者之教矣。其在家庭間。不能琴妻子。和樂兄弟乎。其宜承顏養志。以家庭之順境。轉官途之逆境。則翁之壽可駕守庵。而生之孝肩心齋。而後副膝下儇丹之名矣。翁雖未識面。然想其風采。凜如霜蓽篳日。決非喜頌祝套語者。余亦拙於貢諛。故不陳五福九如。以為祝辭。而願有孝子順孫。可為儇丹意。是翁之所樂聞。而生之所望於余也。

答王井千里

辱惠手札。文候勝常。欣慰欣慰。来札引梁川生言。西土儒生作吏。不廢吟詩讀書。此邦人之所不及也。愚謂此西土吏治之所以不振也。儒生無俗氣。非真儒也。一部七經。何嘗有所謂風流風雅者乎。況吏而不俗。是不成吏也。愚嘗謂吟詩讀書之吏。猶嗜酒好奕之醫。太是害事。而漢往往舉脊吏賢者爲大臣。如翟方進楊震之流。其志在奉公。何暇吟詩讀書。吟詩讀書之吏。始於魏晉。盛於六朝。至唐宋極矣。東坡歷任川縣。所到有所興作。或亭臺或湖池。爲後人增一名勝。可耳。其如病吾民何。試思興作之費。出已索中耶。將取之民也。增徭加派。豈民所願。乃托名于利國而陰爲一時排悶之地。其害民也。風流太守與貪酷吏相去一間耳。所謂臧穀異業。其亡羊一也。推其病根。皆坐吟詩讀書。全無俗氣。本朝吏治卓越西土。以無此種人也。太平年久。近来官吏稍有風流自命者。吾恐武士俗吏化爲書生詩人。則國家何所倚賴焉。此風不可漸長。當國者之所當憂也。韓延壽治郡以禮樂。宣帝誅之。愚今而後知彼僭奢有以自取。非寃也。貪酷之罪人皆斥之。如風流禮樂則人不敢議其非。非明主孰能誅之。嗚呼今日何等國勢。何等時風。而忍使風流太守害民蠹國乎。足下請自期以

兩漢胥吏。勿倣魏晉以下。可也。梁川生之言。有害世道。故聊辨之。見餽春日野蔌。不啻時新之味。悅口。抑想見廣吏清風。足悅我心。厚意感荷。蒙示佳作。無暇攀和。徃近作一首酬之。前日望月生至。覩足下題扇頭詩。亦奇警可喜。詩筆如此。竟恐不能爲魏晉以上之吏。時維清和。千萬自重。

答問

月洲漫士。年五十四。一旦失明。有客来吊。既而更賀爵德並進。問其故。客曰。孔子敬待瞽者。與冕者同等。今子失明。此非進爵於大夫乎。孟子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今子於此三者不動心。此非進德於大丈夫乎。余爲之解頤。欲吃烟。摸索烟管。因嘆曰。子所謂大丈夫不免暗中摸索。客曰。此何傷乎。世上滔滔皆是也。儒生談政。果能足食足兵乎。醫師診病。果能察死生乎。俗吏聽訟。果能斷曲直乎。武弁練兵。果能討亂攘夷乎。卜筮風水。果能前知禍福乎。商賈射利。果能致貨殖乎。此皆暗中摸索之小者。若夫立廟堂之上。號令天下者。果能致太平乎。唱佛氏之法。教化斯民者。果能勸善懲惡乎。此皆暗中摸索之大者。譬之群盲會集。暗索冥搜。狀態可咲。而盲者不自知也。使外人有

目者見之。其不捧腹耶。諺云。肖者千人。明者千人。誠哉斯言也。余疑所謂外人指何人。質問再三。寂然無應。侍童曰。客去久矣。

先憂閣記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范文正公所常自誦。爲大丈夫者。不當如此乎。公自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其胸中宜有成算。乃天章閣召問。皇恐不能對。退而條奏十事。中有悠繆迂腐。不切時務者。似不酬平生之言。公又有言曰。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夫治國猶治病。標急則治標。本急則治本。爲良醫者。視緩急何如耳。

宋人之病。在國貧兵弱。狃安畏戰。而西北之虜。要劫百端。如紛嬰兒之臂。坐取金帛。飽則和。不飽則戰。戰與和皆由彼不由已。國勢岌岌乎危矣。此非所當先憂乎。憂之何如。綜核名實。富國強兵而已。此救時之急務。對症之良方也。而公之見不及此。何耶。至王安石。有見于此。以擇術爲先。然藉口竟舜。陰襲管商。以不王不霸之術。流毒天下。又何耶。蓋自孟子距杨管仲以來。俗儒吠聲。不察風俗之同異。不問時勢之緩急。侈然談道德建學校。以貌擬古聖。粉飾太平。有言及富強。則唾爲霸術。爲異端。如犯厲禁者。此風一成。牢不可破。此其所以不用

對症之方。雖用猶不敢公議之也。要之不免俗見耳。試歷觀古今。內緝諸侯。外攘夷狄者。有一管仲而已。後來惟諸葛武侯。善學管子。故能以蕞爾小國。與魏吳角。而蹈其上。其他以悠謬迂腐之談。誤國事者。相望于史策。遂使堂堂衣冠之國。一陷于蒙古。再陷于滿洲。可見喜虛文而不求實効。其弊至此。故必如管子者。此謂之真儒。此謂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安達生因藩世臣也。顏其居曰先憂。屬余記之。抑不知所憂何事。胸中果有成算。果能脫俗見去虛文。以求實効否。他日遇邦君名問。條對時務。民欲其無貪。何術富之。吏欲其無貪。何術清之。

兵欲其無驕。何術練之。工商欲其無困。何術阜之。士欲其有恥。何術厲之。凡此類當避范公之迂腐。鑑安石之執拗。而善學管仲。如武侯。以成大丈夫之志否。如余乃清世一閑人。先天下之樂而樂。放浪風月。與世相遺者。故不議時事。姑作酌古之說。以應之云。

春生樓記

袁石公有言。古之達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奕為寄。有以技為寄。有以文為寄。不肯浮汎度日。雪窓君好丹青。新構小樓。顏曰春生。官暇和墨舐筆于其中。蓋亦有所寄也。余一日造之。觀其文房雅潔可喜。樓面

西南遠抱山光近延野綠主人者茗清話望一點翠於天末云是河内之生駒山也予籍逐次質某山某邨而指顧倏忽暮色蒼然来奪所目而新月入樓清輝浮軒欄間矣不覺呼快主人屬余以記余因質春生之義曰唐詩云三春併向指下生萬象爭分筆端勢豈欲摘此字以表墨戲之妙耶然人情所好或変或技或文雖父子兄弟有不同乃丹青之好君所獨也斯樓之居子孫所可同也而以一技專斯樓可乎吏無小大苟從政者不可不体春生之仁爲語云聖人為民興利猶春氣之生草也此可以專斯樓可以訓子孫矣君意其在此耶主人首肯曰得之矣嗚呼世多挾秋殺之威乾沒黄白而君獨體春生之仁寄托丹青尤爲寄特此可記也若夫朝爽夕佳之觀煙花雪月之寄則主人画之賓客詩歌之不待余言也

望美樓記

揷翰墨之技為汗漫之遊謂之散脚道人揷遝衛門講經訓蒙謂之坐談客握月擔風吞花卧酒謂之醉鄉逸民吾友土佐酒井生無有此三者優優卒歲頃者書来云新搆小樓顔曰望美取簡兮卒章也請為之記夫簡兮君子甘伍伶官韜才亂世而懐西方美人則其託志

之高憂世之遠自有不可掩者今酒井生以此君子自期盖欲絶流俗躋聖涯而韞美玉待善賈也則余之以三者目酒井生淺之為丈夫也當改品題曰席上之珍焉夫土佐所産山珍海錯太多最著于世者有鯢鯨果下馬馬馴良易馭鯨魚跋浪翻海不可狎近而所獲之利足潤一國余嘗見土佐人欽勅遜順類果下馬獨酒井生卓犖跌宕如鯨魚不受羅網然推望美之名知其微意有如文王其人以禮為羅而致之則起而應之輔世潤國矣果然則土佐之産孰有及席上之珍者哉若夫樓中所觀煙巒霞嶂雲鵬風帆之奇不知何狀余近失明不能寓目故惟表其為人以為記

納涼記

京師清暑之地鳧水一帶是也舉其最勝者上流曰糺林富山水之觀而乏樓臺之美境太冷寂宜晝不宜夜下流曰四條槁有樓臺之美而少山水之觀境太熱鬧宜夜不宜晝在其中央者曰三樹樓臺山水兼具不寂不鬧晝夜皆宜余嘗題詩云煙水霞山舉目在歌鬟舞妓應聲來紀其實也今茲閏七月初六日避暑于三樹之望郊閣兩過氣爽沙白水碧可以濯纓可以漱汀若夫岸柳舞枝人家飄簾雲奔連山鳥下平郊林塔出沒

山樓隱見。晴傘飛揚搞上。紅裙散亂堤頭。無一不含清風帶涼氣。以呈技於閣前。於是酌清醪于玉杯。浮甘瓜于銀盤。絲肉之音。與水聲相和。籹黛之豔。與山色共媚。心已快矣。興亦豪哉。及日沈月升也。北望紜林之煙樹。南眺四條之燈棨。似亦爲此閣呈奇觀者要之。四條紜林。亦皆清涼國也。而三樹在中央。兼攬之。其猶三尊中之如來乎。

湖上觀月記

歲之七月望。余與諸友遊半山。迂路抵大津。訪松井生。尋觀月之約也。時方薄暮。生導登高觀音山亭。亭架斷崖。高數千尺。下瞰大湖。煮茶未熟。月出湖東。初衙山也。如銀梳插翠鬢。及拳天也。如玉盤浮水中。而湖面暗黑。如故。水月不接。絶無金波。惟見遠近山影淡淡如煙漁火耿耿如螢。余大失望。所謂浮光躍金。靜影沈璧。妄語耳。或云。月到天心。則波生金矣。余未敢信。既而月高益小。湖色益暗。或云。山亭太高。與湖懸絶故也。舟遊必佳。此說較有理。及寺鐘報初夜。冷露濕衣。爽氣砭肌。四頓悄然。時聞林樾中磔磔有惟鳥聲。衆相視悚然。久久與松井生告別。下山而歸。余素恐仲秋過冷。故卜初秋。擬下瞰湖山清輝。故卜高觀音。今所卜皆差矣。事出臆料。

而不實歷者皆類此。如儒生之不驗躬行。而爭論經義。文人之不閱實際。而妄談經濟。其不爲高觀音之月者鮮矣。書以自警。併示同遊。

余作此遊在壬辰距今二十年矣。同遊者雲散鬼沒。依然存者。惟有湖水與月耳。而余亦將老。故想舟遊之佳。而未能酬志。湖月之負人耶。人之負湖月也。

画記

源將軍賴朝狩富士野圖共二幅。一人騎而手方反願持滿。一人騎而負箙背手注矢。一人騎而發矢。矢出二鹿間。二人騎而望後射空笠脫在肩。一人故馬而倒騎猪背。左手握尾。右手操短刀。猪怒馬駭。相左右而奔。步卒一行。陸續山間。屈曲而下来者十有八人。纍纍如衣縫之虱。腰以下半沒不見。張兩甄敲獸于山腹者十有四人。背杉林而離立者三人。向杉林而疾奔如有呼見者二人。望空而走者。並猪而走者。尾鹿而走者。各一人。二人裹一鹿于杉林外。前角之後扶之。五人林立山頂俯瞰前擁一大嶺。但見頭肩及槍竿。凡騎者帶弓戴皮笠。歩卒執槍冠烏帽。騎歩皆腰一刀。或開口叫呼。或頤後耳語。或望前注目。或指笑而立。或招手。或揮槍追逐。或植槍傍觀。或居畀仰高相語。或指且走。凡人之事十

有五。爲人大小五十有三。而不一其狀。馬驅者有驪有駵有駱有赭白。尾鬣掃風。四蹄朝天。俯仰屈伸莫不如意。鹿驚散者。牝牡各四偶。其一在圍中。首尾相銜而奔。其一在嶺腰。並足齊首。望山而奔。其一在山腹。雁行奔下嶺。其一在林外。且奔且顧。將就禽獲者。猪一鹿一。凡獸之事十有一。爲獸大小十有五。而不一其狀。此圖薩人村上氏祖上所傳。今見贈余。按圖有望空而射者走者。疑是原有數幅。是其殘画。不然。豈有射者走者之目。無所注屬之理耶。幅上層有葫蘆長印。朱字三行。中一行曰探元守廣。左右二行分書大貳法橋四字。探元乃探幽高足弟子。初探幽之画未行。探元爲代作。而後盛行云。

猫說

書室患鼠議勦之。奴云舂屋多鼠。每見野猫来捕之。百無一失。使猫勦之便。乃借猫於北隣。是夕鼠嚙器物如初。穀穀有聲。而猫如不聞者。終夜嚩嚩繞室而鳴。家人不得就睡。乃斥而還之。更借猫於南隣。猶北隣之猫也。夫猫之爲形也。肖虎豹而無其威武。外柔媚而內陰毒。獸中之最可憎者。而人家畜之。非以其能制鼠耶。而今野猫之才如此。家猫之不才如此何也。盖非家猫之不

才。而畜之者無術也。飼以飯腥。藉以裀褥。彼已飽暖。無復所求。其心曰。不捕鼠。未必失吾飽暖。即捕之。亦無加於飽暖。而或爲窮鼠所嚙矣。此非十全之道。不如藏爪牙以護身。是以嬾眠素餐。惟知媚其主人馴兒女。而窺隙盜肉耳。有緩急亦不中用。受豢養亦不知報。豈非寵祿太過之所致乎。嗚呼食其祿而忘其職。非獨猫爲然也。曹劌有言。肉食者鄙。不能遠謀。則吾於猫也何尤。故曰。畜之者之無術也。然則宜如何曰。當飼以糠粃。藉以敝席。彼知不勞爪牙不得肉。則不憚窮鼠而勇于擊搏矣。孰謂家猫不如野猫乎。

愛梅說

梅之爲花也。發香於王仁。顯靈於菅公。免攀折於僧辨慶。流芳於梶原景季。此操於佐野隱士。其他見于名流韻士之題咏。此皆愛梅者至近亟。庸人俗士亦愛之。酒肆茶亭。栽以延客。僧道士大夫爭賽盆種。換接其幹。蟠屈其枝。惟奇其狀。以此釣名射利。此皆非真愛梅者。梅花有知。以爲榮耶。真愛梅者如何。曰。得其趣而已。荒村野店。古寺竹莊。溪橋書窓。是地之得趣者。風前月下。雪後雨中。清曉黃昏。是時之得趣者。策蹇驢棹小艇。笠簑杖鞋。是尋訪之得趣者。隱士老禪。詞人墨客。或遇美人

于林下。偶伴白鶴於山中。是用友之得趣者。對酒朗吟。啜茗閒談。坐石撫琴。蹈雲弄笛。是興情之得趣者。如此者自與花神契合。雖庭不植一樹。盆不養一枝。可也。世外佳人期我乎夢中。要我乎月瀨。送我乎伏水之東。與雪骨氷肌。相親乎暗香疎影之間。然後可稱梅花之知已矣。余頗解其趣者。作愛梅說。

紙鳶說

京俗所謂紙鳶非鳶也。或象摺扇。或象骨牌。而襲舊名。皆竹骨紙衣。絃其背以生絲。繫其胸以長線。乘春風放之。操縱之術有巧拙焉。纔脫掌中。忽戾天上。儼然不倒。

鏘然有聲。自鳴得意。如大鵬搏扶搖。一舉九萬里。此巧手之發也。離地數尺。倒身而落。汙泥曳地。戞戞然有聲。折骨破衣。不可復用。如斗鵾決起。突榆枋數尺而曳地。此拙手之發也。又有得意之後。忽遭狂風。斷線迸飛天外。杳然無跡者。有盤旋空中。不及收線。忽墜地而下。或鉤屋角。或罥樹枝。欲上不得。欲下亦不得者。此皆不幸遭變。不關巧拙也。要之用捨由人。升沈在天。我無意乎其間。一聽之天而已。余於此戲。得處世居官之道焉。作紙鳶說。

飼鶯說

余里中有飼鶯者。棲以金籠。屋以温室。擂末其餌。時其飢飽。養視惟謹。其聲清和圓滑。餘音徐引。盖鶯中最貴者。直二十餘金云。四方飼鶯之家聞之。使其家鶯就而學音。學音不出厚貲不許也。鶯徒入籠之初。俯首不敢聲。如待教者。鶯師高哢一聲。則傾首詳聽。及其聲止。而後和之。音節未肖。再三連鳴。而仍不能肖。又黙待教。鶯師又發一聲。則又隨和如初。竟不能肖也。鶯師傲然不顧。如怒其不能。而不屑教之者。鶯徒跼蹐退伏。久之如自責者。如此旬月不倦。必肖其音節而後止。嗚呼人之愧於鶯者多矣。然而能愧者有幾人。睎顔而肖顔。斯可謂能愧者矣夫。

讀淮陰侯傳

人皆憤淮陰侯之寃死。余獨幸其寃死。猶勝叛死。何則侯之病。在索價太高。望報太厚。故未有寸功。而先拜大將軍。漢王未帝。而先自王齊。項羽未滅。而先要封楚。漢之所以報侯者既盡矣。莫復加之。他日欲使侯任征討。惟有賞以帝位耳。否則侯不可使也。夫有臣而不可使。猶無臣。故漢殺侯。不必問其叛與不叛。況其不叛。未可保乎。彼視漢廷將相猶小兒。一日無高帝。豈肯俯首事幼主哉。亦將舉兵曰。欲爲帝耳。叛而死。曲在我。不如寃

死。曰曲在漢。故曰寃死幸矣。當時漂母之言曰。我哀王孫進食。豈望報乎。此語深中侯之病。苟有志於救民。無意于望報。則豈至寃死乎。惟其不念漂母之言。是以生既爲漂母所哀。死亦不免爲漂母所哀也。

書王安石伯夷論後

安石論伯夷謂其死在于海濱或入周道中。否則至于文王之都而死。不及武王之時也。如使之在武王之世。其烈不在太公之下。蓋其爲說甚巧。横引孔孟以濟其辨。而不知自陷誣妄也。余請證之孔孟。白其誣妄。孟子既云天下之父歸之。則非死于海濱。或道中矣。又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而孔子云。伯夷餓以死。則非死于文王之都矣。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以服事殷。孔子以爲至德。則武王伐殷之非至德可見。而尊君之仁與安民之仁。其有優劣。又可知也。夫伯夷者。知有文王而不知有武王。其入周也。慕於養老之政而已。歸於服事之德而已。初非如太公有伐君安民之志也。何以知之。以其素行推之。與鄉人坐。其冠不正。輒去之。他。孟子以爲猶隘過中。設使有志於伐君安民。則可謂猶隘乎。惟其猶隘。故以天子虐其民。猶且醜之。去隱海濱。況乎武王以商家之世臣藩侯。而弑其君。而豈忍爲之贊成。而享

茅土之封乎。是以至於餓死。而不悔也。古人有云。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此伯夷之所以作采薇之歌。而暴武王也。宜其不事虐民之紂。亦不事安民之武王。豈可以此疑其無定見哉。然則伯夷太公並稱天下之父。而同其始。而異其歸何也。曰尊君哉君。其事相反。而文武並稱仁人。則二子者。一歸尊君之仁。一輔安民之仁。要皆不害為天下之父也。且夫以至仁伐至不仁。宜若太陽照薄氷。渙然立消。又安用參謀軍機之士哉。一太公猶為多。伯夷雖存。將安所施其功烈也。安石既以武王為仁。又欲伯夷參謀軍機之士。既以文王為善養老。又以伯夷為餓死于文王之都。其說自相矛盾。可見安石借重聖賢。以附會曲成其偏見。鑿空之論。猶奸吏舞文誣人也。創建新法。亦藉口堯舜。而陰襲申韓。其心術不正。於此篇畧見一斑。而其言曰。聖賢辨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斯言也。將以詆排先賢。欺抑安石。自道也。讀者無以文字工妙。被其瞞過可也。

紀織田公逸事

織田公既取江州。留師于湖上。獨從數人。微服入京師。陰察輦下動靜。當是時　皇居廢圮。九街蓁莽。至里

中兒遊嬉　禁垣內使訪
主上所在。曰潛幸城外。傳食諸寺。不知的在何處。公歷
訪到岩倉山。見一老叟扶策而來。風神清癯。不似山中
人。揖之問　行在所。老叟曰。汝何為者。敢問　行在。對
以尾張信長勤　王。其人熟視乃頷曰。尾我来。從至實
相院。堂古簾敗草穿階上。老叟命公俟于門外。而先入。
久之不出。從者皆惶。公亦罵曰。老兎翁欺我。我直入見
天子耳。歷階而上。卒倒不知人。老叟出叱鄙人無禮。扶
而下之。從者救藥之。良久而甦。頓曰。天威咫尺。真不
可犯矣。既而敗簾半捲。見一衣冠人出。即向之老叟也。

贊曰。下総介信長謁見。公跪伏階下。惟謹。老叟正笏面
簾稽首。轉身臨階。宣　旨慰勞語畢簾下。公退出。明日
率諸軍入　朝。此一事載久我氏舊籍。老叟蓋久我内
大臣某也。友人右衛門尉座田維貞為余語如此。
野史氏曰。總見公機捷之將也。觀其躬為諜者候
皇居。故行無禮。以示　天威於衆。與他行事符合。則知
此事屬實錄。因記以補國史之遺。

楠公像贊

夢卜良弼。傳說之比。首唱勤　王。真卿之義。屹守孤城。
張巡之智。屢挫賊軍。永貽孫謀。諸葛公之偉功。知敗寧

舉朝公卿。自二菅江紀清博士一皆爲二野才子一矣。嗚呼名教之衰。文字之弊。未レ有レ甚二於此時一者。及二皇綱弛。大學廢一而選學亦衰矣。余每レ讀二此書一未レ嘗不慨然於本朝之盛衰。而歎文饒之卓識云。

跋二孝經後一

孔子之所雅言。學者之所誦習。非二詩書一乎。乃詩有二錯謬一。自二孔子時一已然。書不レ可レ盡レ信。自二孟子時一已然。何獨至二孝經一而疑レ之。蓋古人銳二於修行一。簡二於讀書一。故不二敢容一レ疑。今人反レ之。故不二徒疑一レ之。亦敢刋レ之。不二徒刋一レ之。殆且束レ閣矣。易經托二名四聖一。而人無二異詞一。孝經托二名孔曾一。人則有二異

死不レ違二 詔命一。岳武穆之精忠。公以二一身一備二斯五德一。整二頓乾坤一。恢二復社稷一。中興之任。綽有二餘力一。奈何將相非レ人。偏裨屈レ公。遂使二義兵不一レ振。王道再窮。嗚呼神算良謨。雖レ不レ得レ爲二聖王之佐一。烈蹟義聲。亦足二以起一後人之惰一矣。

讀二文選一

唐人諺云。文選爛秀才半。李文饒家不レ蓄二文選一。有レ激也。可レ見當時選學之盛。餘波遂及二我邦一。延曆大同以後。所レ謂學問者誦二此書一也。文章者摸二此體一也。太學者講二究此義一也。空詞浮文。競鬪二聲名一。不下復知上有二操履經濟之學一。而

詞。夫易可二千年不一用。而孝不可二一日廢一也。貴二小術一簡二大道一。豈非二小人之蔕一乎。故余於二孝經與詩書易一同レ等而崇二信之一。或問。玄宗不レ取二古文一。何耶。曰。古文有二閨門章一。唐家閨門不レ修。故不レ取二古文一。蓋以有二慙德一耳。

題二元虜入冠圖後一

神風一掃。虜艦盡沒。此國家一時之幸。而萬世之不幸也。時宗之斬二虜使一也。夫豈無レ倫而縱二其怒一。其必有二深謀定算一矣。然虜憚二風濤不復入冠一。故其謀算不レ可レ得而見也。國人乃以爲我武威足二以懾四夷一。而自尊之俗成矣。武夫亦以爲四境風濤。可レ當二萬里長城一。而海防之戒廢矣。此皆神風誤レ之也。當時無二神風一。則勝敗有レ所レ歸焉。取レ勝耶。時宗之策。後人可二以祖述一。取レ敗耶。後人可二以懲艾一。雖二無事之日一。猶瞿瞿四顧。慮二外寇一嚴二海防一。以制二自立之勢一矣。豈至レ如二今日武夫夜飲晝眠一。武備廢弛。一遇二外夷之不一レ憚二風濤一者。狼狽失二措乎一。故曰神風　國家之不幸也。嗚呼有レ邦者。可レ不レ知レ所二自恃一哉。

48-13688